

序

八一年春接海公上師生前侍者——昌明師寄來宋大魯居士所擬之上師傳稿，囑整理補充後印行流通，遂與滬上僧俗同學商討，將隆蓮師及宋居士所擬之海公上師傳稿油印送諸上座，徵求意見，並囑編者主其事。八三年春，編者本擬赴川，請教隨海公入藏之普超師等，不意超師忽焉西歸，因即發願，迅速親近先後隨師入藏求法僅餘之二位上座。先禮請照通上座至滬，詳明第二次入藏經過。繼即赴蓉，親近永光法師，了知首次入藏情況。返滬後，又至天台，將所錄請照通師審閱校正。不久照師赴溫，旋又入滅，既慨法門健將，復弱一人，亦欣海公事蹟得以幸存，若不精勤迅速，第二次入藏事蹟，將無聞於世矣。文成後，又請久隨上師學法之仁清師詳爲校潤，仁師以八六高齡，於高明寺，不顧嚴寒，日以繼夜，月餘方成。復經京滬蓉渝大德上座同學道友參酌增刪。

業已定稿，呈請出版，若有不足，今後再改。務求實事求是，確切無誤，記述上師之懿行碩德，提高僧俗弟子對師德之正信，促進正法久住，以報師恩於萬一。

海公上師弱冠遇藏族喇嘛於雲南，復聞法於北京大學張克誠先生。於得嗣後四十日，即毅然捨俗，出家受具。爲求學修佛法之全部，不畏艱險，二番入藏，幸遇額魯巴清淨傳承康薩仁波切，得殊勝灌頂，隆重付法。師得教傳全部大法後，先後近三十年中，晝夜不停，不辭勞瘁，將黃密儀規要典，或譯或述，介紹於漢地，而且於四川、五台、上海等地，親自建立顯密修行道場六處，創漢族黃密僧團之先例，此事於我國佛教史上，實堪大書特書者，而上師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從不自行誇耀，始終以通經、譯經、講經、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、攝僧教傳、住持教證正法爲己任，直至文革開始打擊擾亂僧團之當日，尙伏案整編正待完成之《阿含學記》。文革中雖受盡折磨，卻視若等閑，不怨不尤，真實做到：「乃至斷命不報不鬥害，觀若生身父母悉順承。」如行而說，如說能行，師其庶幾乎！上師之道心堅韌，於遼緣障礙中，均能隨意通過，始終堅持弘傳正法之大願。但六六年底，五臺山紅衛兵悍然宣布：解

散全山寺廟，遷返全部僧人。上師弘法大願，受到致命打擊，曾問左右，是否應走？左右曰「諾！」上師認爲世緣已盡，再住無益，方下離世之決心，囑人代爲請假，於數小時後，即六七年元旦凌晨，端坐而逝，說走就走，何等灑脫，何等自在，於此益見上師修持之真實道力。

上師苦心創立之諸道場，於文革中皆受嚴重衝擊，今幸黨中央撥亂反正，落實宗教政策，根本道場成都近慈寺，原址被工廠強占強拆，經僧俗弟子積極反映，得中央及各級領導之關注，將成都市郊建築宏偉之石經寺作爲拆毀近慈之補償，現已住僧五十餘人，依近慈家風，傳顯密佛種，根本道場之重光，指日可待。其他海公上師生前修建諸寺，亦望逐步恢復。龍興塔及譯經院等佛教事業，願能繼續圓滿發展，以暢吾師之弘法本懷。吾等爲弟子者，在國家大好形勢下，應共同奮起，爲繼承上師事業，作出貢獻，願讀師傳者，聞師行者，均能獲分外之法益也。應編者之請，爲序如是。

乙丑冬月釋定智序於成都石經寺